

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二十八)

常建：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

○王云帆

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住着老和尚和小和尚。一天，老和尚对小和尚说，咱们敲钟吧，一会儿有个诗人要来参禅。

这座山叫破山，这座庙叫兴福寺，来的这位诗人叫常建。

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

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

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

万籁此都寂，但余钟磬音。

这是常建的著名诗作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也是唐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的名篇。由于流传的版本不同，有的是“曲径”“俱寂”“惟余”，这都无伤大雅，重要的是再丧心病狂的选家，在选编唐诗选本时也不能不选这首诗，否则会被视为没水平，丢不起人。

破山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县，兴福寺是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施舍宅园改建的，到唐代已经属于古寺。

山有佛寺，山水也沾染了禅性；寺隐名山，禅院也增加了灵性。一座山一座寺，因常建此诗而更加出名；“曲径通幽”也成为成语，被人们所熟知。

因为一首诗，留下一个古迹、一个成语，仅凭这一点，常建在唐诗江湖也就扬名立万。

一

常建，字不详，生卒年不确定，学者们估计他出生于唐中宗景龙年间（707—710），卒于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，上下波动幅度较大。

常建的籍贯是哪里也曾有争议，几乎所有史书都说他是长安人，后来的一次发现破解了这一千古之谜。

2006年8月，在河北省临城县，人们发现了一块墓碑，经过专家研究，得知这是常建后人的一块墓志铭，上面记述着常建的事迹，告诉我们：常建的祖籍是河北邢台。

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常建进士及第，和他一同考试进士的还有王昌龄。但是，常建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。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中榜了，可以有官当了，熬

上若干年没准能实现自己的“小目标”：挣他一个亿。

这样想真的挺磕碜，只有当今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这样

想。唐朝诗人似乎都有那么个臭脾气，一说升官，个个耳热心跳；一说发财，就会露出鄙夷的神色：呸，不要用金钱来侮辱我！

常建也不例外，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得到朝廷重用，好实现自己“兼济天下”的远大理想。

他想着如何好好生活，可生活却不那么想，一点儿都不好好配合。不知是没有“空编”还是在“国考”上卡了壳，朝廷十多年都没给常建个官做，估计他天天唱得都是“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”，或者就是“我等的花儿也谢了”。

等啊等，大约天宝三载（744），常建才被授予盱眙县尉。同时代著名的唐诗选家殷璠都替他鸣不平：“古称高才而无贵仕，诚哉是言。曩刘桢死于文学，鲍照卒于参军，今建亦沦于一尉，悲夫！”

刘桢，东汉著名文学家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；鲍照，南朝宋时期著名文学家，诗文俱佳。

殷璠的意思是说，古人称才华高超的人却没有显贵的仕途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刘桢死于五官将文学任上，鲍照在刑狱参军任上被杀。如今常建也沦落到做个小县尉，真是悲哀啊！

尽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但群众说了不算。不入当权者的法眼，才华再高也卖不上个白菜价。

鸡肋这东西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常建这芝麻大的官连鸡肋还不如，每天没事喝点小酒、写写诗弹弹琴，再就是在陕西的太白山、紫阁峰之间优哉游哉，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。后来，干脆辞官到长江中的“鄂渚”去隐居。临走时，还招呼他的好朋友王昌龄、张偾“同去，同去”，但两个人没有“一同去”。
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看别人慢慢变老，而自己却长生不老。常建有一次到深山中采药，竟然邂逅了一位“绿毛女”，自称是秦朝的宫女，天下大乱时逃到山中躲起来，每天的“甜点”就是纯天然、无污染的松树叶，吃完不仅不饿不冷，还能寿比南山。

这位“绿毛仙姑”连“专利转让费”都没要，就把配方告诉了常建。“不看广告看疗效”，常建一试，嘿，还真不错，腰不酸了，背不痛了，腿也不抽筋了。还采药干嘛，那东西还有三分毒性，干脆每天吃松针得了。

这个故事，不过是人们从常建写得那首诗——《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》附会出来的，他应该不是吃药多了走火入魔产生了幻觉，而应该是一种离奇浪漫的诗意

想象，标题中如果加上“梦游”二字似乎更好。比如，人家李白写得那首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就让人一目了然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诗人们除了有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，还有“成仙得道”的梦想。

梦想实现了，才是梦想；没实现，只能是妄想。

二

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对于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这首诗，有人认为常建这首诗不过是纯客观描写，“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，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”，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，也没有什么启发。

但有人却读出了弦外之音，说这首诗不在描摹景物精美，而在于能够唤起身临其境者的亲切回味。这种委婉含蓄的构思，正如殷璠所说：“建属思既精，词亦警绝，似初发通庄，却寻野径，百里之外，方归大道。旨远兴僻，能论意表，可谓一唱而三叹矣。”

这句话的直白解释就是，常建的诗一开始从宽阔的大路上出发，但他却专挑野外的小道走，因为最佳的风景往往藏在没人到的地方。等他欣赏够了，走出去百里外才回到大路上来。

这样理解，常建这人似乎专走“歪门邪道”，实际上是说他的诗“不走寻常路”，能言常人想不到的地方。

殷璠除了激赏常建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还特别激赏他的《宿王昌龄隐居》，称其“并可称警策”：

清溪深不测，隐处惟孤云。

松际露微月，清光犹为君。

茅亭宿花影，药院滋苔纹。

余亦谢时去，西山鸾鹤群。

这首诗在盛唐就是山水名篇，到了清代，更受到“神韵派”顶礼膜拜。

同时，殷璠又引用了常建的《吊王将军墓》，说它“一篇尽善”。

评价不能说高，而是相当的高。高到在盛唐诗歌的著名选本《河岳英灵集》中，殷璠请常建坐了“头把交椅”，力压李白、王维等大诗人；入选的诗歌也最多，有15首，李白才入选13首。

据说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特别喜爱“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这句，也想模仿着写上一联，但憋了很久也没有写出来，“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”。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，亲身体会到那种意境，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，却还是没有写出来。

三

由于长期隐居林下，常建的山

水诗写得是相当棒，所以在山水田园诗派中，除了“王（维）孟（浩然）韦（应物）柳（宗元）”这四大天王外，常建和储光羲也是两员“干将”。但常建的地位不止于此，边塞诗派也给他留了一席之地，堪称“双栖明星”。

常建的边塞诗是以深沉、苍劲为主调的。比如被称为“一篇尽善”的《吊王将军墓》这样写到：

姚姚北伐时，深入强千里。

战馀落日黄，军败鼓声死。

尝闻汉飞将，可夺单于垒。

今与山鬼邻，残兵哭辽水。

这首诗被明代诗论家胡应麟称为：“绝是长吉之祖。”

长吉何许人？“诗鬼”李贺是也。李贺写诗，最喜欢用的是“鬼、泣、血、死”等字眼，让人看着脊背嗖嗖冒凉气，估计是这个“少儿不宜”的原因，《唐诗三百首》里一首也没选他的诗作。

但李贺也有不带疹人字眼的好诗，比如《南园十三首》其五：

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

可见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不选李贺的作品真是一大遗憾。

常建的四首《塞下曲》也很有名，我们来看其一：

玉帛朝回望帝乡，乌孙归去不称王。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

这思想境界，用家国情怀这个筐是装不下的，简直就是大爱无疆。

可以说，与大多数边塞诗的慷慨悲歌、英武豪迈不同，这首《塞下曲》独辟蹊径，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——非战。

今人周笃文说：“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，也不嗟叹时运，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，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。……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，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，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。”

歌星一曲天下红。凭着“一招鲜，吃遍天”的绝世神功，有些歌星开始出专辑、开演唱会。年轻时俺也追过星，没少买过歌星们的歌碟，但翻来覆去，耐听的也就那么一两首。

与这些歌星不同，常建尽管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，《常建诗集》只有57首诗，但人家没有“注水”，几乎篇篇都是“干货”，那些扯淡的、应景的、互拍马屁的统统没有。一句话，“浓缩的都是精华”。